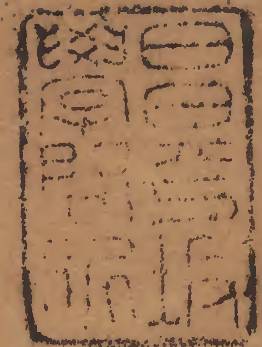


續秘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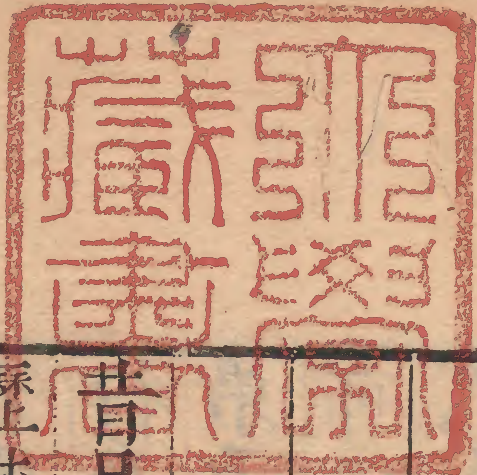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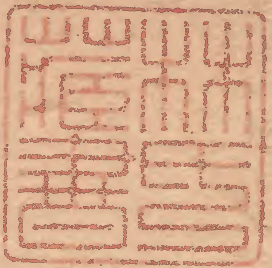
蘭奕編三四

漢書門			
三	一	五	八
一	一	九	四
九	〇	四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八
七	一	五	八
〇	〇	九	四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8(8)
函號	370 524





寶顏堂訂正賢奕編卷之三

淺草文庫

安成劉元卿調父編纂

華亭陳繼儒仲醇

全校

長水岳駿聲石鐘

仙釋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為諸幻景
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子
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

卷之三

仙釋

矣乃師竟秘不授將其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
子履似亦可語顧功行未累也呂曰何修而功
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於世始得呂曰
弟子寡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毋余有丹藥在此
可化銅鐵爲金即百萬可立致子第懷此博施
人人慎勿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
是金卒當變不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
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

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卽此一
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
然憚已蹙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
能者柰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
雲房子曰可汝試爲之於是呂子歷荆岳浮湘
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
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亟歸告成
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備矣更試之若何呂子

乃始化身爲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
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
爲橫遭仇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
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疢
纍纍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
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
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
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

許矣願依子終生可乎呂喜晚得叟即許諾負
之渡河以歸至河中悟識其爲師譙訝曰嘻師
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靜宇游大夫問于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
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
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
兩間彌六合矣柰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
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

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
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
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耿先生聞之蹙
然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
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
迷于玄修者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
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

行于庭曰水不溢貸爾死于是作樂喧之久之
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
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末道亦當爾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
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
迴無明爲大智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
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

寶苑卷三
四
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中丞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

放下著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
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
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虵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敲有省問南

賢苑卷三
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
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旣時到
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旣時離衙公
曰前月二十日日爲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
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
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
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

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
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
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
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
鼻嶽顏回安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
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
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
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

賢苑卷三
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

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旣而事敗客皆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邪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因問曰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賢奕卷三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
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
荅曰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
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
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
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
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
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
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
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
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
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
頓命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
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

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
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
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
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
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教聞以下人蓋小
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

界卽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
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
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帝
大悅

有僧居嘗誦經不輟其徒遊方叅悟歸思度其
師一日指櫺間蠅曰咄汝不向寥廓奮飛而日
日汨汨然鑽此故紙安得出頭其師乃有省

賢奕卷三
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
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
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
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喙出家
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於心頓首數十以
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吾儒家所云不加不
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多是錯過卽高者或在
道理上支撐下者惟在書冊上見解以此隨境

流轉著風動搖而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虛談已
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下理會識取譬之典
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田土反爲
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子可謂禮失而求之
野者知言哉

黎子雜釋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
往而來來而往也死者旣消而生者不息非死
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水生於崑崙而消於歸墟

賢苑卷三
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於崑崙也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轉着生氣而再生則朱子亦常有是言矣

馬端臨曰朱文公常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

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叠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
家之言而后來之道經反從而依託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屬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

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
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
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
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于是就
佛經腳根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
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沂而上
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公而下之其
說愈粗淺矣
真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

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
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
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於色師笑
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
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
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
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灾患纏縛隨處而
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

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寔爲人非浪語者

朱子語錄曰佛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

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事門中

不舍一法

彙言云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蘇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

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
 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
 陸司寇論宋儒獨推無垢謂其遠於禪宗云按
 史述無垢在越作幕官辭供給錢在館進書辭
 轉官人訝為好名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
 偶然進書即便受賞於心不安何名之好貪者
 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
 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又惡人醫病其

惑甚矣即無垢此論其學亦以 本心為則聖
 學原如是也抑聞無垢之言曰入於倉卒患難
 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
 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
 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曰處事速不如思便
 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即此語觀之無垢未嘗
 離事言心也噫如此談禪吾於禪無間然矣
 楚侗耿先生曰觀其作用處便作兩截一語此

賢矣卷三
非伯子不能道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已處
爲宗若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
耳試觀自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經世宰物俾
爾我見在受享于覆載間種種作用孰非此不
容已之仁根爲之者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原
自虛無中來顧此虛無何可以言詮侈言之者
由有這見在也着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第于
不容已處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欲

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貴薄葬孟
子第原其顛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所
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余嘗觀楞
嚴經中嘒嘒然于不可加知處欲使人知蓋猶
窶人丐子偶見富貴家服食華靡便爲張皇夸
詡若孔孟便只以爲家常茶飯第令人朝夕饗
飡耳且今世之談虛無者何曾能虛能無深之
傍見高談淺之口足背馳大都皆兩截也程伯

賢文卷三
子之言非今古同慨哉

觀物

有蛇名高聽常闖入巨蜂房中盡收其毒乃出
伏道傍莽中伺人過而螫之已尾其人至于宅
近處緣樹末而竊聽之聞其家有哭聲諭其人
既斃乃悠然去否則憤憤復集毒螫人如初噫
此蛇蓋夙生中惡業者如所螫人徼天之倖終
無恙日自集毒無已毒厚寧不自斃哉愚矣

泉海有魚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
衆持刀斧梯上魚背恣意砍取其肉數十百石
魚猶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之去此猶其小者雷
海有魚海濱人望之連亘亘若大行自東徙西直
至半月乃休其長奚啻千里或曰如此魚者必
大海乃有之若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冽也
求三寸之魚不可得矣

烏能反哺世嘉其孝稱慈烏云乃上林烏尤有

賢文卷三
足嘉者每若孚號群飛而集秩然有序晚復還
棲上林上林故禁地也畢弋妙礮託身之智視
丘隅之止益得矣尤有異焉閭闔一啟千官雲
擁烏翔而過其上者奚啻千萬更不聞有遺穢
點其冠服者噫嘻躬厚德者自無薄行安忍輕
點巖朝士哉若別種喙大而項白者其聲躁厲
飛止人屋而號俗傳爲報凶但聞其聲思揭竿
而逐之矣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蟹子
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饒則蟹出拾食蟹飽
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
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
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
蝦寄蹲腹下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
日波盪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沙彼其所爲躓
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性故妬雖馴久見童男女
着錦綺必趨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
身天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騫舉卒爲
所擒又山鷲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
宋開禧間九江戍校王成見病踰收秣之嘉定
庚午峒寇李元礪犯龍泉成出戰死踰屹立不
去悲鳴屍側寇將顧曰良馬取獻之元礪弟弟
喜日乘之復犯未新踰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

勒控不能止軍士識之共擒乘踰者譟而進寇
大駭遂敗

晉大和中廣陵楊生畜犬甚愛之行止與俱後
生飲酒醉臥草中時野火起乘風火烈狗周章
號喚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以身
水灑生左右草令濕火尋過生醒方覺又暗行
墜空井中狗呻吟徹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曰
可出我當厚報日以狗見與可也乃出之繫狗

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龜生村民趙五家犬生子方兩月後隨母行忽
爲虎噬五呼隣里數壯夫持矛逐之虎捷馳不
可及稚犬奔啣虎尾虎帶之以走稚犬爲棘刺
掛骨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由此繫累稍遲追
及斃亦下

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酋出舞象給
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

令之舞象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昭宗有猴
能隨班起居賜緋袍號孫供奉後朱全忠篡位
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徑趨上跳躍奮擊遂_殺

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死玉
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爲鷲鳥擊死一孤飛
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儼如告别玉京以紅縷繫
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
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

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
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墳在東郭燕遂飛
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
遊漢水之濱

武平產猿隕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
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
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尋林飲子灑已氣
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卽悲鳴而下歛手就

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寤
宋濂曰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
屏處其子銜之痊諸野予聞撫髀大息每舉諭
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崖仲
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
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
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
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食之母候骨投

賢文卷三
地歛置一窟移塋於桑間日夕向桑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斷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寧此二事乎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卒也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巾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金陵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責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未訣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猫哀鳴躑躅其肴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中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

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
在枝頭說上皇
有鷲曰鷲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浮圖之人室
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曰冬日之夕是鷲也必
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
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上跂馬縱之延其首
以望極其所如徃必背而去苟東矣則是日不
東逐南北亦然

王夔齊公禎通判夔州時石和尚流劫入夔同
知王受牒捕賊性險猾故託疾不敢出公忿忿
面數之即日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欲降
之公大奮罵賊怒斷其喉自死所至府三百餘
里馬奔歸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家人盡售
行李與馬爲資歸其喪王得馬不償直夜半馬
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豆不爲止自起視櫪
馬驟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翌日嘔血數升

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寺中僧見其挾
有重貲約衆徒先殺其二僕遂殺商置坎中而
以二僕尸壓其上俄有貴官游賞過寺寺犬嗷
嗷不已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
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
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
事盡捕僧置之法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

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
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離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
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
魔不得便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
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
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誌公斑鳩偈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
两根柴便是家緣了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
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
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鷺奔走水上不問水腐
泥沙必啜啜然必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
其名曰謾盡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盡均度
一日無饒色視謾盡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

啄莫非前定視二物爲何如哉

警喻

昔有十家之隣皆荒其百畝日惟轉糴於市以
贍朝夕隣家之農勸之曰曷若力耕可積而富
乎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
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
家一人惑其言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

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
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
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
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
聽於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爲
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險乃
四顧膽落墜槩失柁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

前日之倖乎

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
以歸楚人不知也適其使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
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見其履在
楚人足而心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
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悔謝曰請
爲友如初

梟逢鳴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

賢文卷三
何故梟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
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免於人之惡也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
之嘻扃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東南有荆山之麝麝焉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
挾其臍投諸奔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
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
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
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
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
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
也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
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
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

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會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則愛之者鮮矣宜

其敝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

共治單父

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
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
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
名與其父母祖先一一數而罵之已而謂其朋
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矣相與取小器飲罵而
去之已而取差大者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
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爵而忘其醉醉則

群睨嬉笑取草履着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
繫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
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
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
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
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
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

方有獸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啣以遺蚤蚤距虛其性非能蚤蚤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于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曰滅竈將失

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徃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子泣而觸地曰昔也徃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

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也智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

蝮蠖

音負板

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

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虫也亦足哀矣

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
皆來主人怒撻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
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麇稍大忘已
之麇也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
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麇出門外犬在道甚衆走
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
輒成癭故其地之民無一人無癭者及見外方
人至則群小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人之頸
也焦而不吾類外方人曰爾之纍然凸出於頸
者癭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爲焦
耶笑者曰吾鄉之人皆然焉用去乎我終莫知
其爲醜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
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
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

左右虎曰忠哉孫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孫孫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蘇文忠曰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

之勇者問於没人而得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窰墻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窰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于其曹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窰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嗟嗟不善者

之妬善人類如此彼惟恐善人之笑之也而爲善者又柰何懷貪李之私卒中於其所誘也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偕其妻孥幽于犴狴厥子長育園扉罕覩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園扉爲家日促母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恇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之引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

當已而其祖証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况夫理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惡能回是非于先入哉故難言也

隋田楊與鄭法士俱以能画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也乃從楊求画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画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

馬名入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閎受画法幹因奏
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
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画遂果踰閎若田韓二子
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
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乃舍
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
乎

籛俗多賈有士人父杜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
載矣獨影堂画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
以画像比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皙今瘠黧
像寡鬚今髯多髮皤乃至冠裳履綦一何殊也
毋出亦曰嘻果遠矣已而其父與其母亟話疇
昔及當時画史姓名繪像顛末乃愜然阿曰是
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父天下莫戚者
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獨不
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顛泥經史而忘

求聖人之心是卽所謂泥繪像而拒真父也者
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
魅行狀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魅
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魅晝
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魑魅魍魎隱
不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
鏡以悅魑魅者矣其不爲魑魅怖伏者誰夫昔
宋顏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

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
間驚怖遂卒然則魑魅夫人自爲之也

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固以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
不可得讀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
令人主近賢士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
辟之斯語也固亦所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
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掀唇當之至貝母閉

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因以葦筒灌之
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賢士詩書
闕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闕寺唯親賢講學夙夜
禱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資功唯貲無惟
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以術取資于世者諸不可苟而醫爲甚業此術
者須精脉理辨地宜審歲運而本之恒心始得
維學亦然今世談學者多崇佛篋孔曷亦審諦

其脉耶惟吾孔氏之學其脉曰仁仁也者吾人
之生理也探之無朕達之無垠猶脉之於人也
形無可見而人之所以病不病病之所以痊弗
痊實論於此故曰切脉可以體仁今以學自命
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猥云尋之了不可得
者爲向上第一椀豈不悖哉何謂辨地宜往見
談學于伊洛者多詆支遠之玄詮爲邪哆談學
於江左者則視程朱之緒言若詬詈毋亦囿於

風氣然爾鑿家者言東南地下其病多濕與寒
治法宜散以溫西北地高其病多熱與燥治法
宜清而潤蓋五方風氣異宜故同病亦異治也
今柄學者須操何術使兩地無偏安邊見病耶
又歲序攸司五行迭運工于醫者必審此而節
宣調變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尼
父嘆之矣矧世愈趨狂之疾不直蕩而已裂維
惛淫者有之矜之疾不直忿戾而已戕人螫物

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詐而已譸張俶詭不可方
物者有之猶人之病爲癩爲顛爲迷罔已抑豈
氣運到今應有此耶尼父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作巫醫夫醫且不可無恒而况以學自命者乎
吁彼蔽此恒性視人之邪慝爲無關是自私其
學而棄天下後世大罪也彼離此恒性而別操
無上之妙道以號於世是誣枉其學以殺天下
後世其罪爲尤大矣

賢奕卷三
今夫水之爲水其狀萬億或見以湛然而清者
爲水彼混然而潦者亦水也悠然而平者爲水
彼駛然而逝者亦水也淵然而止者爲水彼瀾
漣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洄洑湍激或爲聚沫或
爲流澌或爲凝冰或爲瀑練異態殊狀莫可勝
窮亦皆水也或藉之滋禾稼通舟楫興寶藏殖
貨財固水也或至於懷山襄陵圯城潰垣夷墳
漂舍故亦水也性之萬殊亦若是已彼執一以

論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難明也而
欲斷緣息念絕應離倫以求性之見譬則堙江
塹河而欲塞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病此性之
難制也而欲孫情刻意矯強懲窒以求性之定
譬則高防固堤以制水之橫卽能之不可常也
近論性者多執見以論性而漫謂一切皆是譬
則據所見皆水謂無非水者任其漂蕩橫流汎
濫中國卽犯害民物而不爲之所是古聖人所

大不忍也昔聖人審水之所是來而究其水之所由歸疏鑿決排一舉而導之海蓋聖人知水雖萬狀異態而水之性則就下也以海爲壑而已是故行所無事而亦未嘗忘所事也夫天下固無絕流之水然觀泮水之橫流而警予者古聖人不容已天下無離欲之性乃墮欲境而滅天理聖人寧能安乎哉聖人審人性之本諸天者原自不容已雖其發見萬有不齊而性之所

止止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軌真教敦典崇禮敷政明刑其術萬方無非使人同歸于善而已

應諧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髡其首改繼已縶反繼尹項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縶在項則大詫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

賢奕卷三 原註
人具形宇內罔罔然不識真我者豈獨里尹乎
昔人有覩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
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
伯請剖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則凌空遠矣今
世儒爭異同何以異是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
拜求焉偶一猾覬取其貲給曰吾得道者若第
從吾遊吾將授若商季子誠之遂從之遊猾時

時伺便未得而季子故時趣授道一日至江滸
猾度可乘因給曰道在是矣道在是矣曰何在
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貲囊檣下遽
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曰升至
杪尤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
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歡叫曰得矣得
矣猾挈貲疾走季子旣下猶歡躍不已觀者曰
咄癡哉彼猾也挈若貲去已季子曰否否吾師

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
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
卽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
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卽實地何久自苦耶夫
大道甚夷沉空守寂執一隅以自矜嚴者視此
省哉

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

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
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
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

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
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
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
詬也焉爲學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
而何曰旣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

賢奕卷三 原詩
不知反諸已故也

有牧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岡堦間時時
扼嗑而歌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
一銖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時散逸
不擾矣又燕市一瞽子傭爲人作麵且磨且羅
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蹴主公謂
曰阿公徼天頗饒於貲視瞽奚若乃終生營營
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唯吾第試之翊

日瞽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鎚麥中時從旁
伺之瞽傾麥磨上忽聞鏗然聲手探拾之以爲
遺也懷之踟蹰色動凝宁躊躇竊四聽無人聲
乃瘞之床下時作時往躡之自是歌輟作亦不
力主乘間發取其金瞽不知也踰時瞽辭主人
欲去主人佯許之瀕行卽地取金亡矣窅然自
喪乃復跼懇求復爲傭云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無一歲

賢奕卷三 四
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
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
其子輒欣欣然投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
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
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媼友萬氏
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
恚曰天下姓字夥矣柰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
完五頁畫也初梳士偶一解而卽訑訑自矜有

得殆類是已

齊奄家畜一猫自奇之號于人曰虎猫客說之
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猫又客
說之曰龍固神于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尚
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
倏散之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
曰大風颺起維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
名之曰墻猫可又客說之曰維墻雖固維鼠穴

賢奕卷三 廣記
之墻斯圯矣墻又如鼠何卽名曰鼠猫可也東
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卽猫耳
胡爲自失本真哉

張詡子繕一榻麗以在臥內人末由見也故托
疾臥榻上致媼友省問觀之其媼允揚子者新
製一襪亦欲章示其人故褰裳交足加膝而坐
已問曰君何疾張詡子覩允揚子狀若是相視
而笑曰吾病亦若病也

粵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群下交口讚譽令乃驩
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
者類喜人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譽蔑如耳其令
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
心者惟汝良隸哉自是暱之有加

吳中一老故微而窶初美蛇爲生其長子行乞
次釣蛙季謳採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
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於貲湏更業

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偶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對曰哩哩蓮花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對云綠楊樹下釣青蛙試長子云九重殿上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對曰十字街頭叫兇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詫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也吁夫囿于

習而欲前之者難矣

燕人育二女皆讓極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曰慎箝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中忽火熱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亦期期言曰父屬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末掩媒氏謝去

于嘽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于火甚熾于嘽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

禮而致詞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
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
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
謹奉教于擘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遂
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
作色曰柰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擘子曰
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

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嘆不已友
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
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垆外以紓其
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
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
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爲女
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
病轉劇媼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

賢奕卷三 麻譜
屯子曰若欲吾寬湏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
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
自戕者類此也夫

一偷兒黠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
於其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爲之卽是子一
夕乘間入富室臥內有大櫃偶未鏽預隱其中
計伺主人寐則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憶鏽
其櫃不得出中夜徬徨夜闌益棘不得計故彈

指作鼠齧聲主人寤聞之慮鼠齧衣籍亟起發
鏽逐鼠偷兒子躍出逸歸對其父曰父柰何秘
不見傳幾瀕死所矣籍第令計不出是柰何父
曰卽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牽開
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爾

漢村三老皆歛啟窻聞之昨也終生未履城市
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覩聞二老歆動
約春糧往遊行間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慎勿

賢奕卷三
妄語取市子姍咲湏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鍾聲
乙老詫曰此何物叫號如是甲老曰此鍾鳴也
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鍾肉啖之甲老曰嘻誤
矣鍾乃搏泥爲質而火煨成者安可啖耶甲老
蓋偶見範鍾之具而未實見鍾云夫竊膚末之
見而輒哢哢然欲以開示人將率天下而也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
中有三駮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

今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團領袍服袴襪據案而
坐駮子從門屏遙覩一過怱怱歸報族長曰官
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譙曰豈有是哉
駮子曰吾覩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
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帷爲女裙而因以袴襪
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駮吏
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駮吏啟戶搔手屬
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

驂吏起拊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卽犬無一吠者
耶其一直郡筦庫郡守退食驂子從旁睨之出
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
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君子曰人苟知日用
飲食卽道也聖凡何殊焉彼視聖賢大高其不
爲中和里民者鮮矣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
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衣服
我嗟而貧縑不足於藍故綴以青歟柰何不浼
我取足耶蓋不識青衿爲時制服也

某友素厲清真薄滋味而性嗜豕臠羨新市屠
豕者多不潔友徵召客飲市豕臠作羨且戒庖
丁令弗過滌失其真味羨旣熟臊氣觸鼻不可
邇嗅友先自嘗嘖嘖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
以友爲大方信其知味附和羨賞而忘穢座中
間有出而殺者吁世學者穢德滋彰猥稱至道

視此省哉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
假山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酌池
上酒酣大痴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痴曰
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
金翁何得之易邪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
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夫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
垂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

穎川姚尚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
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鏡墓
表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
微矣莫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
過望或問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
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
之碑猶能中分耳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

賢奕卷三
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鼻時胡致
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
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
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
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
大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姑蘇鄆天澤者略涉書好摘人詩文句字供姍
笑偶讀瞿文懿王立沼上義訝曰沼固惠王地

也破何得言所立非其地已誦詩至流鶯啼到
無聲處卽又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
聖言多類是一日獨坐有青衣二人捧之去至
一所殿宇莊嚴天澤踞階下遙見柱帖云日月
閻羅殿風霜業鏡臺始知已死王問天澤知過
否因引業鏡照之具得其罪狀王復命青衣引
天澤還陽世道其事比出門天澤輒又謂青衣
曰屬見殿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閻羅殿偏有日

月乎青衣者怒曰女尚敢爾爾扶之俄遽然醒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
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
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
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
於水螳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螳卽
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
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
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
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
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
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
所以敢不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
後耳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蒲博蹴鞠聞雞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奮奔踈之

賢苑卷三
馬語
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
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
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檢薄不給桂
王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
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
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舉字說之勸
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

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辭擇
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襖帖乘
舟夜泛而歸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襖
被皆滄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
襖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王忠肅公翺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
者然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妹復回顧之忠肅

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
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貧家無潤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佯謂人曰
君觀吾儕有須臾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指猶
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荅
云蓋薦嫌其大陋撻而戒之曰后有問者但云
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見從后呼曰
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日拙者乎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
草芥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
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
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此極可爲
淺學爭辨者之喻

堪輿朱者卜兆執泥天星山川之形勢弗論也
自卜一兆葬其親謂於天星叶吉後當興盛旣
葬而妻殞子殤或說之朱曰是故然據圖識此

賢奕卷三 册言 五
兆先凶後吉拚亾七命乃發也朱不思身并所
屬董董六人耳兆後卽吉庇蔭者疇其當之朱
氏今竟殲云

新市有齊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
忿罵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嗣有梁
瞽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遭之相觸而躓梁瞽
故不知彼亦瞽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
兩瞽鬨然相詬市子姍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

已者何以異於是

寶顏堂訂正賢奕編卷之三終

可音所以異於長

寶顏堂訂正賢奕編卷之四

安成劉元卿調父編纂

華亭陳繼儒仲醇

全校

長水岳和聲石梁

志性

黨氏女韓城縣芝川人先是有王蘭者舍於芝川藺如賓家如賓殺之匿其錢數百萬其年生一男美而慧名玉童比長輕裘肥馬恣其出入

王童忽暴卒父母哀之雖喪畢每忌日飯僧施財自是稍稍致貧如舊有僧求食於黨氏一女子應門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去數里有蘭氏者亡子忌日方當飯僧盍往焉其亡子卽我之前身耳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僧於是造蘭氏謂曰主人念亡子若此要見其今身乎如賓大驚乃問之僧具以告如賓遽適黨氏女不肯出父母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第告之

云其子身存及沒多岐所耗王蘭之財盡未聞此必不求矣父母以告如賓無言而退旣出父母問其故女曰兒前身王蘭也爲如賓所殺死訴上帝願爲子以耗之故耗之且盡而死尼妙寂姓葉氏江州尋陽女嫁大賈任華父昇與華之潭州不復妙寂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爾夫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妙寂

賢奕卷四
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
車去兩頭故是申字門東草非蘭字耶禾中走
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一日夫蓋春字耳妙寂
乃易服泛儻江湖之間聞有申村村中有申蘭
兄弟默往求傭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
醉妙寂奔告有司獲之詞伏就法得其所喪以
歸竟從釋教云

嘉靖中泗州蔣成者屠沽於鴨嘴湖有孤客以
竹荷包袱飲其店成中夜酒之沉於湖匿其金
因而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置酒會隣友成於
坐中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吊忠魂屬諸客
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中有人教云明當還
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
管取獲利古澗以爲神卽以是答之成駭然失
色席散獨留古澗以二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求
其實喜而歸語其妻妻曰此寃鬼假予以雪之

不言將有禍古澗首之州及至官成遂服辜取
客屍於湖如生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
五年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
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憇逢武吏躍馬而來
乃裴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復効武職何從
吏之赳赳焉裴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
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職司人剩

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數外之財卽謂
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
飲一酌無非前定况財寶乎陰司所藉其數有
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虛耗或僱
橫事爾言畢不見

岳州刺史李公俊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
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拔成之榜
前一日例以名問執政初五更俊將候祭酒至

賢奕卷四
四
門未開立馬門首傍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坐于其側俄附倭耳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因出示倭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研二十餘年今復無名柰何曰君成名在一年之外今欲求之亦非難但于本祿耗半且多屯剝倭曰名得足矣客曰于此取同姓者去其名易君名可耳復授倭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

有李溫名客曰可矣倭乃措去溫字注倭字客遽卷而行明日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曰平生交契今日絕矣春官遽曰見責如此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尋榜措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之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措其下李溫曰可矣及榜出倭字果在已前所措處然倭筮仕之後追敕貶降不歇于

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卒

宋新水窻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遂反歸道遇神卒挾一策問所如往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冊示之冊首卽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若爲善士爲若改下爲不遂去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出往邑城遇元兵猝至死者狼藉道路先生乃伏匿亂屍中被

賊斫三刀幸未斷脛得善藥越夕始蘇人咸謂天活焉

代國公郭元振下第夜行失道遠望燈火往投之旣入門聞東閣有女子哭聲公問之曰此有烏將軍者每歲求婦今父母以妾應選云公曰必救之未幾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旣而將軍入公曰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

公思取囊中利刀刺之乃曰某有少許鹿脂得
自御厨願以獻將軍大悅公乃取鹿脂劑之將
軍引手取公捉其腕斷之失聲走視之乃猪蹄
也天方曙令人執弓矢刀鎗循血行入大穴中
因圍而火之一大猪突烟走出斃于圍中鄉人
共相慶女辭其父母泣拜從公公多岐止之不
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皆任大官
顧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

其家未幾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
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
兄弟諸親蒲側唯語不得後又不記年至七歲
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礮
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
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
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成化時兩廣流賊掠郡
縣吉與知縣王麒等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

于陣初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
文司之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家
人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
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走告
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
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
恩不幸死于賊固無憾但余文所餘官銀已付
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污辱於地下矣願

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仆地漸甦

附錄

閒鈔上

崔銑曰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
三曰便夫不事事則申之真僞混矣非匿乎迹
竒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
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
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夏蔡威公閉門而哭傍隣窺牆而問曰子何故
哭泣而至於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矣吾數諫
吾君君不用於是窺牆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
于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
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曰吾何
以不至于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行之
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亦
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

其縛與俱之楚

劉元城常曰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爲意與司馬公同但學有邪正
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所以愈
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前說
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好勇
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長凡人
有善有惡若不稱其善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

不信其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
乖僻用之將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
利結人主如葉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
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其人素有德行天
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舉凡
言之不出于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
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

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事干謁
而規禮聘嘗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句
韓范守邊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
過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
易名張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為
謀主勢日強大閔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為
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提七首入臥曰

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

出胡子衡齊

蕭曹之爲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蓋何時如重病方甦參時如初起節宣次第當如是耳諸呂之際諸公注措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陣也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曰此當別論無留侯無漢矣其善用醫而善將將者歟無染而識超故也夫諸人俱非儒生學

士者流觀留侯授書老人懿侯館賓蓋公而戶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承耶若鄼侯之所以能全名令終若此者實多鮑生召平與客之計即戶牖多算而交結絳侯又自陸賈故之信夫用人則裕而足已自用者拙哉

儒生家類諳安石圍棋賭墅若不事事忘國戚者又多即拆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爲重耳安

如忡忡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事去矣
安石此一局卽決勝千里妙算也後國家了此
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易曰拔茅連茹有味哉一婁貞公相則梁公進
矣梁公用而五龍諸儁由此彙進焉世稱茂唐
桃李爲梁公植之而不知婁貞公其尤布種者
耶乃其功則遠矣賢如梁公尚隱其德不知深
乎深乎世儒或謂其與弟訣語若妮妮苟容然

者夫貞公所值何時哉且兄弟俱被寵榮矣夷
明用晦履盛能降智矣哉

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身云者
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即慕節義之名而致身者
此致之未純者哉蓋猶有躬之故矣乃梁公不
羞女主寧受屈辱瀕於危殆而不悔此誠能致
其身者非耶或曰假使公不免於俊臣之獄何
以自白於天下後世噫社稷之臣身已不有欲

白何為

有無功之功有不為之為以盧懷慎之才較之姚崇誠當袖手然每事輒推之殆庶幾乎古和衷之誼哉假令盧公之才與姚相埒而日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吾觀其疾時所屬璟輩語與所引拔其中了了若此者豈真伴食者耶書云斷斷無技此亦近似者非歟

歐陽子謂陽城為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

延齡相方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於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黜陟相臣者哉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宣公在已勤勤懇懇於章奏矣城之默默有以也彼逐聲傍吻賈譽取名不識其微不圖其大賢如城者或耻為耶

夷簡雖有崖谷多疵類要非齷齪不任事者天聖明道間倚公力多矣聖功謂有宰相才誠才

其君子多過其擯仲淹諸賢與附廢郭后議此
誠無以解於人人乃即公後能獎拔仲淹頓忘
舊卻此在庸常人亦難矣至於附帝廢后事此
猶有說未可與滯域中之見者道也夫以臣子
視郭后后固天下母由仁宗視之郭后婦道也
亦臣道也忿爭至批上頸顧可貰歟余詳仁宗
於后方寵盛非緣愛弛考后終始蓋寂謦敏人
也此一容忍非堅冰之漸乎武韋可鑒矣仁宗

故仁柔主此其剛克處也而謂爲盛德累非矣
夫一介士尚可以叱狗蒸梨故出其妻而况天
子邪時論者謂許公不當順父出母如爾則伯
魚子思有遺議矣仁宗謂公獨忘身徇國夫有
所試也史中多摘公瑕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
與公此等處亦難向人陳道矣

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富諸名公之品而惜
其未知學云以愚臆見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

知學顧其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亦以是爲差矣夫君實以誠爲盡心行已之要且曰自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者也顧其悟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晦叔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歐陽子稱其清淨寡欲有古君子風所養可知也是無論已卽呂聖功之清淨李太初之冲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學所入雖不同固各有所得非鹵鹵莽莽直任性資傍名誼爲者

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尚矯勵未融然卽能識孫明復于貧窶時又識張子厚於儻蕩時可謂具隻眼矣且中庸篇時尚未經諸儒表章而公卽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耶富彥國初抗直不撓其英氣如出礦之金乃晚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歟觀其入相時言論注措所得非淺淺者矣若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見其人卽願執鞭猶恐其不我欲也嘗

玩其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
若無其于學也深乎深乎世儒竟未有以知道
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世儒騰口吻耶
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爲文章家予讀其文非苟
作者似亦有所見矣以上八條出
碩輔寶鑑
胡子曰周制閹人領于冢宰止供掃除無假名
噐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首假以
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身

殲國亡室闡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
者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
噏而卒無揀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
人衆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
偏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
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
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
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
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
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
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
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
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

源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
母見約故不敢過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
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
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幘自此
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
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母后見

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
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
封遂買二女奴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
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謂夫人曰令二
姬守一老翁甚無謂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奏
遽召宅老呼二婢父兄對之折券并衣箸首飾
與之俾爲嫁貲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豐
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
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咲竟日未嘗一目之
常以拇指搯中指自持翊且眎其指甲痕猶在
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
模範多士云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
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
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旣無餘席便坐薦上

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正文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

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又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今世治黃白風水家言者卽名賢哲士無不入其說觀此二事世尚有足以繫公之念者乎

楊尚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隣侵

賢苑卷四
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
秋風秋草正離離子第不敢復言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
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
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林司寇公俊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于里第
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
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此故可

省某門第初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林
公終不謂然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
矣嘗謂人苟修德即華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
而式之德苟不類即今市童毗豎多相指訕詬
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
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鶴林玉露曰塋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
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

賢苑卷四
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
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
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
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
月化爲朽壤蕩爲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
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
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旣
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

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
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凡此數禍
皆璞之書爲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旣精於風水
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
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
驗於其身而后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
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
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

賢奕卷四
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
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
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
貴於唐而賤於今耶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
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
已豈因風水而貴哉

司馬溫公曰今人塋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
忌則甚焉相山川罔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

于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
此地非此時不可塋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
親者往往久而不塋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
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
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人之貴賤
貧富壽夭繫於命賢愚繫於人固無閑預於塋
就使皆如塋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
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昔者

賢苑卷四
諸祖之塋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大尉公而
下始有棺槨大尉公將塋族人皆曰塋者家之
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 吾兄伯康無
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塋師族
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
萬張生野夫也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
俾爾塋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
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

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塋書
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
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
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
塋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
辦而行壙成而塋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
亦無他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塋書當時執
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世子孫塋必以

時知堊書之不足信云

王先生鏊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則莫若復內朝之法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華蓋謹身

武英等殿則內朝之遺制乎洪武永樂以來常奏對便殿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后人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矣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內朝以通遠近之情大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與大臣面議之不特引見群臣凡謝 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雖身居九重

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矣
司馬王公瓊曰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
恒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
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
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
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
以軍伍消耗爲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
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

善勢不能也蓋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
爲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
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爲害
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爲
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况兵貴乎精而按籍
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糧餉費而無用是二者
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變通之道宜何如亦
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

其不足矣

閒鈔下

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疑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循元制也洪武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爲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而已其錄前後雖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次科戊辰

加刻程文自後永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樂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稱公考官正用實授教官序爲前後二篇以兩京爲法也然兩京序文稱臣獨與會試同云按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順天府

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
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
一道遂爲例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
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
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
滅誤殊不相類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因刻

文其上今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
邪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
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
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
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
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

月照南贍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
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
欺也妄誕可笑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虫豸五
代盧程罵任園曰爾何虫豸按爾雅有足謂之
虫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余反十二獬韻豸字
下亦云虫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
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獬

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
豸義本玄通若有獬字下雖丈爾切亦獸也如
止一字縱丈蟬反亦虫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
豸冠單呼爲豸可咲

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
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
銘于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而莫之正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

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
圓果傘爲笠笠諱狼籍以郎槌爲興歌諱惱躁
以謝龜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
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敢當姓石五代時人劉知遠爲晉祖押衙遣力
士石敢當袖鉄椎侍晉祖與愍王議事敢當闖
死殺愍王左右今人家門外所立之石是也
古者后妃群妾進御石所當御者以銀環進

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
即今之戒指又云手記

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已始妲已乃
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旣久
以足小爲美

軒轅黃帝周遊元妃累祖死于道今次妃好嫖
監護因置方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驗道神
阡陌將軍又名爲開路神
方相音放象方放也
相貌也言其放肆形

貌也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鑿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木工稱博士師巫稱大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國初有禁

鑲鑰云者以其形如籥耳今鑲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鑲近世所為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鑰合誤以開鑲具為鎖開鎖具自名鑰匙亦名鑰匙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聞始于宣廟欲其異于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窻再為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

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
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
城隍及歷代忠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
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
至罷職不叙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
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
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

民出入無禁於此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
異於尋常萬萬也

尚衣縫人云上近體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
家法如此大廟紅紵絲拜裯立腳處乃紅布其
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
綾段爲褲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
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

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
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慄同本
訓急挨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
盃本盂也今以名鍤胄鐳本鉦也今以名釧屬
又如闢朝闢辦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
言也歟價直爲價值足殼爲足勾幹運爲窵運
此類尤多甚者施之奏章刻之榜文此則承譌
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
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
擅孟子曰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
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
禪圈科非知書學者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
娣姪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
子爲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

賢奕卷四
姪與母子孰親姑姪見於此然猶稱武姓之子
爲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
之文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爲愈也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
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
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
人每字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
師人以步爲不以村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

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渴南以妻弟爲七帝
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果
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
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
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韻歙
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
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
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

人以坐爲剗以青爲妻陝西人以塩爲年以咬
爲裏台温人以張敞爲漿搶之類如此者不能
悉舉盖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明特達常用
心於韵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
妬字從女

恙說文曰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
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今人稱疾爲微恙貴

恙是又以恙訓疾矣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
胡瓶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辯誤
曰胡餅盖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
酌酒以相勸釀者亦曰胡餅然壺字正當作胡
耳

秦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爲平聲自漢至今形
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韵秦法之嚴如此

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
屬風俗之厲不從力叅付法司問罪不知厲本
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
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
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
之翌旦有不平者今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赦
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
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孟子鑽穴隙相窺穴而隴切今人皆讀作胡决
切非也穴字相似而誤耳

詩文小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
人爲什耳今稱詩爲什什於義何取

古諸噐物異名夤夤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
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
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
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

上饗饗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蠶蛭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鑪蓋上椒圖其形似螺獅性好閉口故立于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蚘蚘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

于門鑲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閔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小爲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乃僞爲之耳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
作翳者非是翳卽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
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矣聞撒扇始於
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
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
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
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牝牡筍俗呼爲公牡筍是
也

馬以牝稱課蓋唐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註
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殷禮始殯
時置重于殯廟之庭及成主則懸於新死者所
殯之廟周人則徹而理之此承重之義也
古優女曰娼後稱娼老婦曰鵠考之鰠魚爲衆
魚所淫鵠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呼鵠意出
于此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夫實蜀漢王孟昶像也
宋藝祖平蜀得花藥夫人奉昶小像于宮中藝
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
命傳于京師令供奉盖不忘昶以報之也人以
二郎挾彈者卽張仙誤也二郎乃詭詞張仙乃
蘇老泉所夢仙挾二彈以爲誕子之兆因奉之
果得軼轍二子見集中

天下有真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
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
天下尊崇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爲真道家者流
謂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
塑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脚踏龜蛇一何悖
邪宋祭酒訥宋學士濂常辨之

跬一舉足也

音奎
上声

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

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
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

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噉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有虫名縊好于絲髮上自縊而死故縊傍猶益縊一名縊女物性固有如此者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蚺蛇膽隨擊而護

陳所敏云鷓鴣能勅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鷓

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而成符蠹魚自出鴉能隱巢故鷲鳥莫能見燕啣泥常避戊巳日故巢不傾雀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啣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巫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爲百神所畏而行步蹇跳巫故效之以令百神也

楊用修紀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水

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洑
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_筆
物之瘦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
如蒲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
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
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
車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
以鞞鼓其肉暴爲脯美于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
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鹿肉暖以
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
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
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所著
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于
麋鹿亦不能辨矣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

數以爲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風
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
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
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
其醋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
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太然則措大當作
醋太曰驢曰醋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不然

乃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馱棄不
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
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
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
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
又雉性妬壘設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

雉爲長

盧多遜旣卒許歸塋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
寺易以巨櫬乃啟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逐時
至祥符中亦然蓋五月五日生也釋氏得
之當又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
韓退之子相改金根車爲金銀車貽笑於世二
子縮衮皆擢第衮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
聞世有知狀元衮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

不足恃也

陸象孫謂投名刺旣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
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拜
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竒拜一拜也褒
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好竒者
有稱肅拜不知其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
不可若稱竒拜褒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字葛洪撰字苑始加彡

爲影戰陣之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阜旁作車
爲陣隋國隋州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走
作隋疊字古作疊王莽以三日大盛改從三田
作疊古之對字莘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
改從土罪字自下從辛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
改從网從非古劭字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
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

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曰秦時人臣避上

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
則洪景廬以爲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
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
所宿也按宿之音秀北音誤之蓋元詞曲皆入
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
州故別呼爲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
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傳

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
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泗州僧伽頂有一孔以絮室之發絮則異香出
氛氲滿室佛圖澄左乳下一孔圍七寸亦以絮
室之夜欲讀書發絮則光照一室時時水邊引
腸胃滌之復納於內物理有不可致詰者重瞳
四乳不足道矣

今人稱法今日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
可生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
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筆長有數見鼠璞甚明
然則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
當有十卷

每見人稱前導者伍伯晉書賈充戲庾純云君
行常在人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爲伍伯
者按古今注云一伍之長也五人爲伍曰伍伯
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伍人一户一竈每竈四直

一伯故曰戶伯又曰大伯諸王公行戶伯服赤
幘纁衣常鞅率其伍以導引也

楊用修著赤牘清裁既不序赤名所以唯於秬
林伐山載禽經云騅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
丈鷄上有赤云赤與尺通莊子云斤鷄斤亦尺
也此其所以謂之赤牘歟然則謂之斤牘亦可
乎按漢西嶽石闕銘云弘農大守常山元氏張
勲爲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二赤又北齊平

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鰓
鬚長四赤然則赤果與尺通也余故於廣赤牘
改正作尺而記於此以見用修未覩二碑也

中國初無西瓜見洪忠宣皓松漠記聞蓋使金
虜貶遞陰山於陳王悟室得食之云種以牛糞
結實大如斗絕其冷可蠲暑疾卅鉛餘錄引五
代邵陽令胡嶠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
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

宣使虜乃稱創見則嶠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于中國也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

古有稱金貂者常侍侍中插貂以金爲柱也漢稱金紫者金印紫綬也其後江左入銜曰金紫光祿銀青光祿猶此意也唐所謂金紫者紫衫金帶也又賜紫及金魚袋後元復以金紫銀青入銜國初亦因之印在秦漢以爲佩服之章至

六朝尚因之故至小其丞相列侯不過寸餘不以施秦牘也唐用龜魚以代印而印用之秦牘矣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矣明之所謂綬非綬制也帶也其牙牌則以代印及龜魚也古王公列侯皆金印丞相將軍亦金印今法親王金寶一二品銀印餘皆銅印古印列侯存者多銅印人不能曉所謂按古賜印外許得自製銅木牙印蓋倣印製而爲之金銀印不能存而銅獨得

存故也

唐時宰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綾以品次有差宋勅俱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至國朝考最始給與一品至二品皆誥六品以下勅花色殊異公侯一品玉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品四品鍍金軸餘角軸內唯御寶加於年月之上其特使則有勅勅用小龍墨欄黃紙

傳燈錄謂二祖慧可初事達磨嘗斷一臂置前達磨知是法器始傳以祖心印及楞伽經至續高僧傳則云周滅佛法可與林法師同學共護經像遭賊斷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砍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始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二

記皆開士所述而慧可一臂一以爲求法一以爲遇寇不同乃爾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矣中野禮貫弓而弔以除鳥獸之害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虎爲此也

或言狼狽是兩物俱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梅汴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蟬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輪與海神未輪不可食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蝓蟻所化秀才帝翽庄在社曲常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

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翺因剖一視之腹
中猶實爛木

冷虵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胛每出則以百練束
之至暑月嘗胛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虵
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
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恒病焉然其所化不
一江南有孑孓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沫

去久則蛻爲蚊此虫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楸
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如盧橘熟則綻蚊出
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蟲母鳥生池澤茹蘆
中黃白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
也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外生
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外生者眼胞自
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

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郊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鱉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蜃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卧起自前足牛之卧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虵蚓曲行郭索橫行羴踵却行率然兩頭行蜈蚣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

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物者果有窮乎哉

與之齒者去其角音付之翼者兩其足其瓜則抱苦蒂美棗則生荆棘荔枝非名花牡丹無佳實鷹鷂能搏鳩雁而反受逐於鶴鴿崖鷗能搏

鷓鷯而不能得飛 鴿雉善聽 狼善視 狐善疑 猶
善豫 駱駝善知泉象 善知地虛實 而終不免於
人之手 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虹蜺或能盜酒 雷霆或能書字 草能指佞 虫能
書葉 硫黃可以乾汞 水銀可以化錫 德化之水
可以煮鉄爲銅 置陽遂于日中 而火出 陳方諸
於月中 而水生 銅山崩而洪鐘自鳴 神劍藏而
龍光不掩 金石之品 或陰極而飛 或逢陽而起

磁石可以引針 琥珀可以拾芥 雉可以候雨
鵲尾可以占風 終歸知徃 猩猩知來

百粵間有草結實如小毬 俗名顛茄 服之則心
狂顛倒 惑亂 叫嘯騰舞 竟日不能自止 若爲鬼
物所憑者

魏賈瓚家累千金 博學善著作 有蒼頭善別水
常令乘艇於黃河中 以瓠匏接河源水 一日不
過七八升 經宿器中色赤如絳 以釀酒名崑崙

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

禹治水獲無支祈形如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
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袖
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扶於水中拜手
感變而沒乃人魚

元載不飲人以針挑鼻尖出一小虫謂之酒麼
卽日飲一斗

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
延一鑿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效乃先藥之
使不知痛尋以物撥轉眼睛向內一面向外封
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
筋繫之故可撥轉然非削鼻聖手不能也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
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荅可
怪及觀鑿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

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征嶺南入賊境掠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盃爲白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煎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舂甚便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者腰間泗水而

南徑奪舟以濟

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蟬其子著草葉如蚕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母子復歸循環無已名曰青蚧錢

寶顏堂訂正賢奕編卷之四終

實齋堂信玉賀奕齋卷之四錄自愈所知乃疾
也非怪也

千派韻辭雜無日各曰青翅發揚教於高阜釋
一文又以其千坐八十一文八市肆迺去用共
對千以韻韻其非來特之錄其共以血坐八十
莫執南六育用其紙收軸其千普草葉收卷蘇
南登奪其以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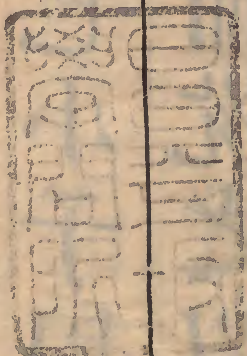
盖余劉夫子好友之素亶乎天植
哉有朋自遠來則安之夫子循循
若肯若飴望廬而至者依依已已
又曰發舒滄滂蕩漾神情則標揭
單宗乃或有不中於旁引曲喻也
者所繇賢奕編作焉博奕猶賢夫

固謂已之則博奕賢也苟得其所
以不已又豈其博奕也者是賢乎
將抱槩而誦之而惟之而有不類
觸心醒憮然曠然者真人情甚相
遠耶言論猷爲各呈心精巷說街
譚乃見天則然後而今知臭腐神

竒在所化耳富哉言乎以言乎來
者之計則備矣雖然奕秋誨奕致
志者得若猶是二三其德秋亦未
如之何也已小子固思援繳射鵠
者讀是編而悅之以告於家大人
家大人曰有是哉盍請梨諸爰圖

梨之以明夫子之好友門人永新

賀應甲跋



志音昔昔音步二三其燕好亦未
昔之信限辭矣鞦然奕烱音奕姪
音音汎外耳富結言平以言平來

